
科学与卫生

15分钟讲演资料

益兽和害兽的界限問題

徐青山

人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；野兽呢，当然有益兽，也有害兽。

判別一个人的好坏，那比較容易。如果一个人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，我們就說这个人是好入；反过来，他就是坏人。可是野兽呢，这个好坏的标准就比較难定了。

我們不妨先举几个例子來說。

大家都知道黃鼠狼是有名的“偷鷄賊”，在冬天，它們时常偷偷地跑到农家的鷄棚里偷鷄吃。有人会说，这当然是害兽了。可是我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。黃鼠狼在春、夏、秋三季主要是吃田野上各种老鼠一类的动物（象各种野鼠）；只有在冬天找不到食物的时候，才去偷鷄吃。我們知道各种老鼠一类的动物有些是要吃农作物的，黃鼠狼的食物既然以各种老鼠一类的动物为主，这样也就是間接帮助农业增产；而且它的毛皮很值錢，每年运到国外去，还可以掙回来不少的外汇。这笔账这么一算，我們就明白了：黃鼠狼对人类有害处，但是也有益处；而且是益处多，害处少。

再來說獾。我們知道：獾是一種會在泥土里打洞的動物，有時它在河堤上打洞，這樣就會引起水災，鬧出亂子，這當然是害獸。有些獾的洞打在農家的田園附近，它們白天鑽在洞里，夜里出來就偷蔬菜吃，這對人類自然也是有害的。可是在草原上的獾，它們吃的多半是各種的野鼠，這一方面對人類又有益處了。

再拿老虎和豹子來說吧，這兩種兇猛的野獸，它們不但時常下山吃家畜，有時候還要吃人，這當然是害獸；可是在另一方面，老虎和豹子的皮都非常名貴，老虎的骨頭還是一種珍貴的藥材，對人就有許多用途了。在蘇聯，因為老虎的數量非常少，只出產在烏蘇里邊區一帶，它們居住在深山密林里，基本上對人沒有害處，反而能夠吃掉森林里一部分的害獸，因此在那裡，人們不但把它們當做害獸，而且還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，不允許獵人隨便捕捉它們哩。

我們不妨再拿各種鼠類來說。有句話說：“老鼠過街，人人喊打”。提起鼠類，恐怕誰也不會發生好感。的確，象老鼠這種動物，它不但會咬壞我們的衣服傢俱，糟塌糧食，並且還會傳染疾病。象這種害人的傢伙，不但要大量的捉，狠狠的殺，而且還要直搗它的窠穴，把它們全部消滅。可是，我們對田野上的各種野鼠就不能一樣看待。它們有些雖然也偷吃農民的五谷等農作物，但是它們同時也吃地下的害虫。此外象灰鼠之類，它們的毛皮非常珍貴，這對我們就有好處。如果我們把各種鼠類動物完全消滅光，那麼地下害虫就會大大增加，這對我們農業生產就會發生不利的影響。再說，這一類動物一般都是食肉類毛皮獸的基本食料，如果這一類動物都殺盡天絕，那麼毛皮獸類就沒有可以吃的東西，它們也就不能生存了。

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所謂益兽和害兽的标准实在是很难定的。因为同样一种动物，往往在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、数量和需要上，而使它們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发生变化。換句話說，在世界上所謂对人类絕對有益的动物或者絕對有害的动物，都是很少有的。因此，我們在分別这种兽类是益兽还是害兽的时候，就要全面地来加以分析和研究。

有的人着重經濟方面的利益，認為多打野兽能够增加收入，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好处，一举两得，不妨可以大打特打。有的地方甚至还形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，对各种野兽，不管有益无益，实行“圍剿”政策，努追深打，恨不能把所有的野兽都打光。結果，有的野兽給打光了，甚至給打絕种了。这正象一个人在一天里把一年的金錢都用光一样，实在是最愚蠢的事情。并且一种野兽給打絕了，它就永远也不会有了，想想看，这該是一笔多大的損失啊！

也許有人会说，野兽是打不完的。这种說法对不对呢？不对。我們知道絕大部分的兽类都是胎生的，而且它們和人类一样，也必須經過一段哺乳的时期；在生長的过程中，它們还要遇到同类和异类的殘杀，所以兽类的生長是有限制的。事实上，在今天已經有許多的兽类絕种了，也有許多野兽的数量也已少得快有灭种的危險了。

这么說来，是不是叫我們不要打野兽呢？这也不是的。野兽我們應該打，不过我們在捕獵野兽的时候，應該采用科学的方法。这就是說，我們不但要全面地来分析什么是益兽，什么是害兽，而且还應該采取合理的捕獵方法。比方說，对数量极少、快要灭种的兽类，我們就應該采取保护的办法，讓它們繁殖起来；对数量比較少的兽类，要有节制的捕獵；对一般在繁

殖和哺乳季节的动物，最好不要捕獵它；但是对于某种数量太多和人类的利害有冲突的动物，或者是直接危害人类和牲畜安全的动物，我們不妨可以多打，但不能把它們或者它們的同类都消灭掉。我們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希望長期地利用兽类直接和間接給我們的好处。